

魯盛典

卷七
卷八



幸魯盛典卷七

上入大成殿詣

先師神座前

命侍衛啓帷拂塵肅瞻塑像

顧問衍聖公孔毓圻曰此像造於何年毓圻奏曰相傳

東魏興和三年兗州刺史李瑋始塑聖像以次

觀顏子曾子子思子孟子像

附錄○碑記君姓李字仲琬趙國柏仁人也其先

帝高陽之苗裔左車之綿緒瑤光休彩赫奕於上

齡若水嘉祥扶疎於季葉君以資解褐奉朝請俄



除定州平北府法曹參軍仍歷郡功曹諮議參軍
事定相繼三州長史東郡汲郡恒農三郡太守司
徒左長史中散大中大夫營構都將繼充二州刺
史其隸兗部也當未浹旬言觀孔廟肅恭致誠敬
神如在遂軼車曲阜飲馬沂流周游眺覽尚想伊
人乃命工人脩建容像孔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
不及門也因歷敘其才以爲四科之目生旣見從
没缺二字侍故顏氏庶幾著繫於易辭起予者商紛
綸於文誥是則大聖人之道須輔佐而成故曰吾
有由也惡言不聞於耳所以雕瘳十子侍於其側

今於設像聖容仍奉進儒冠於諸徒亦青衿青領
雖逝者如斯風霜驟謝而淪姿舊訓曖似還新廟
宇凝靜靈姿嚴麗夫道繫於人人亡則道隱斯大
義以之而垂微言以之而絕今聖容肅穆二五成
行丹素陸離光輝清映似微笑而將言左右若承
顏而受業是以睹之者莫不忻忻焉有入室登堂
之想斯亦化行乎一隅也天誕聖哲作民師表休
風流闕里播洙泗至於嘆鳳鳥之寂寥傷河圖之
莫出屢應聘而不遇知道德之不行而乃正雅頌
脩春秋刊理六經懸諸日月千載之後莫不得其

義以述作服其訓以成身茲可謂開闢之儒聖無窮之文宗者矣此地古號曲阜是唯魯都雖宮觀荒毀臺池蕪沒然其廟庭也蔚叢林於九冬翠脩柯於百仞類神栝之侵漢同梧宮之巨圍至夫鴻隨秋下則月秀霜枝燕逐春來而風開翠葉旣以丕壯觀瞻亦足以安樂聖靈是以無代不加脩繕謙億載以寧神君清明在躬精思入微功被人神德貫幽顯豈惟營飾宣質經創賢容如虔脩岱像崇奉元宗敦素剪華興存廢絕視民如傷躋之仁壽體亡懷以幽詣任萬物以爲心爰自刺舉未或

斯同然丹青所以圖盛蹟金石所以刊不朽文章不鐫珉瑤焉述畧序義目樹碑廟庭俾後來君子知功業之若斯焉

興和三年立

○唐開元八年司

農李元瓘言七十子之像文翁之壁尚不闕畧豈有文廟遂無圖繪自是顏子等十哲皆爲坐像曾參以孝特爲塑像坐十哲之次七十二子俱圖壁上○開元二十七年追謚孔子爲文宣王仍出王者衮冕之服以衣之○宋太祖建隆元年詔增葺祠宇塑繪先聖先賢之像○真宗幸廟時帝歛衽北面式瞻眸容仍顧廟制度嘉歎久之至大中祥

符二年春加先聖冕服桓圭冕九旒服九章先是
以木爲圭至是始易以玉○徽宗崇寧四年詔太
常考正文宣王廟像冠服制度用王者冕十二旒
袞服九章畫圖鏤版印賜仍頒降天下州縣學咸
使依圖改正○高宗紹興十四年幸太學祇謁先
聖內降玉圭○金世宗大定十四年考正周禮王
者之服聖像冕十有二旒其服十有二章兗國公
鄒國公像九章九旒○明洪武十四年建太學於
南京定文廟之制自孔子以下盡去塑像用木主
○嘉靖九年詔兩京國學及天下儒學文廟俱撤

塑像易以木主

臣按明臣丘濬言像設起於佛教又云自唐設塑
像其實不然上古帝王聖賢皆有圖畫遺像殷宗
夢說肖象旁求既有圖畫則金石土木爲踵事矣
越勾踐以黃金寫范蠡之狀而周太廟已有緘口
銘背之金人夫豈待休屠祭天之神乎戰國策之
言土偶木偶則固已神而明之矣豈非搏土刻木
爲之乎朱子白鹿禮殿塑像說云成都府學先聖
先師像文翁琢石所爲皆席地跪坐文翁去古未
遠彼時佛教未入於中土也朱子初意欲不爲塑

幸會盛典 卷一 四
像臨祭設位其後但以爲當做成都之制未嘗以
塑像爲必不可也先聖四十九表賴端木氏以傳
而像設則相沿謂昉自元魏興和彼時像教固盛
行矣迄今詳其碑記云乃命工人脩建容像雕琢
十子侍於其側設像聖容仍奉進儒冠於諸徒亦
青衿青領曰脩曰仍則是前此已有之也又云營
飾宣質經創賢容明是聖像但加脩飾十子乃經
創雕塑耳謂昉於興和者尚未深考也謂自唐設
塑像可乎此濬之失也若宋濂以爲因開元八年
之制則尤爲失之遠矣開元八年准李元瓘之奏

改顏子等十哲爲坐像又特塑曾子像坐於十哲
之次前此先聖之有坐像甚明也至開元乃改袞
冕之服耳宋濂又謂開元二十七年遷神於南面
失古者神道尚右之義而未考詔文所謂昔周公
南面夫子西坐今位既有殊豈宜依舊之語蓋貞
觀永徽先聖之位迭更顯慶二年別祀周公而西
牖之位未改至是乃正南面之位非以西坐爲尊
也然此據京師及天下學校而言若故宅之廟則
水經注云廟屋三間夫子西面東向顏母在中間
南向夫人隔東一間東向亦是以南面爲尊故啓

聖夫人南向也漢明帝時猶未改築宗祊故西面再拜耳則是濂所著夫子廟堂議皆未必爲考古者所據依也濂與濬之失且如此若張璠則不足道矣要之古人祭祀有主有尸像設事神在尸禮旣廢之後尸以其氣類像以其儀刑其於求諸髣髴之義一也尸旣不可復則像亦不可廢明太祖惟建國學用木主成祖遷都燕京國子監塑像仍元之舊改物創制之時亦何難如我意而盡更之而因循若此者夫亦爲數千百年神靈之所憑依天下之所瞻仰帝王之所北面一旦決然盡易之

而有所不忍也至世宗更制定禮通行學校盡撤其舊而獨闕里之像存而不議廟殿之號沿而弗改以至於今恭遇我

皇上親祀肅觀遺像徘徊歎慕羹牆如見之思親承於陟降中像之廢而僅存以待

聖主之瞻顧者蓋有天焉自此於萬斯年莫敢有議之者矣

臣又按碑文引從我陳蔡之語而云大聖人之道須輔佐而成所以雕璩十子侍於其側則是四科配享始於興和此碑而十哲之稱乃見於開元追

封之詔所云門人三千見稱十哲者也仲璇東魏世家魏書有傳附李順傳後北史有傳作旋皆不著其字碑云字仲璇當是名與字同故部民但舉其字闕里志不知何據以為名琿未敢定也魏書天平初遷都於鄴以仲璇為營構將作衛大將軍出除車騎大將軍兗州刺史以孔子廟牆宇頗有頽毀遂脩改焉還除將作大匠仲璇所歷竝著清勤守弘農以威惠伏宮牛二姓具有文武而脩繕廟庭一事史載弗遺

上觀禮器有犧象雲雷三樽問何代法物衍聖公孔毓

折奏曰漢章帝元和二年親祀闕里所留祭器

臣按犧象周尊也雲雷著尊商尊也先儒之釋犧

象異義詩正義云犧尊之字春官司尊彝作獻尊

鄭司農云獻讀為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飾以象

鳳凰或曰以象骨飾尊毛傳曰犧尊者沙羽飾與

司農飾以翡翠意同則皆讀為娑傳言沙即娑之

字也阮湛禮圖云犧尊飾之犧牛象尊飾以象於

尊腹之上畫為牛象之形王肅謂太和中魯郡於

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為尊

然則象尊尊為象形也今以廟器證之則王肅之

說是已特陳祥道所謂背上負尊者失之耳蓋被以鞍鞮故曰犧範銅爲之穴其背以受酒有蓋有項項有欵環之云漢元和二年孔子廟祭器也雲雷今以貯初獻酒犧象今以貯亞獻終獻酒

上觀石刻吳道子畫魯司寇像出殿北扉過寢廟至聖蹟殿周覽圖畫石刻及憑几像行教小影立像行像諸石刻

顧問衍聖公孔毓圻曰何像最真毓圻奏曰惟行教小影顏子從行者爲最真乃當年端木賜傳寫晉顧凱之重摹者

上爲拂拭凝視遂由左階出

附錄○明張應登聖蹟圖記曰闕里故有聖蹟圖若干幅在棗梨亦散在各籍巡按御史何出光哀四千緡辟殿後之隙爲殿圖聖蹟入於石爲久遠不磨計知曲阜事弘復實肩厥役壬辰十月朔應登按部而來釋奠告成仍商之弘復增舊圖所未有者定爲百十二圖列之俎豆之上可瞻而謁可揭而傳升堂入室開卷觀德庶幾有傲若聖不在圖亦不在殿則何以見之羹牆乃作殿碑復當圖敘○元司居敬尼山孔子像記曰設像祀神非古

也其尸禮既廢之後乎漢文翁立學官成都蜀有
文翁石室設孔子坐像其坐歛蹠向後屈膝當前
上古以來君臣及七十二弟子繪兩旁晉王右軍
嘗簡蜀守寫倣之有宋嘉祐中王公素爲禮殿圖
此像之最古者然皆漢衣冠也居敬學製鄒邑遷
學舍於城西建孔子廟時孔顏孟三氏教授張頌
習於禮者也因問立像之制曰古人席地而坐高
臺隆展旣已失之冕服之度傳訛甚矣闕里行教
像顏子從後者顧凱之筆杏壇小影像吳道子筆
及近司寇像皆漢晉衣冠耳禮記儒行篇孔子自

言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此孔
子衣冠也逢掖深衣是已章甫元冠是已○憑几
像先聖憑几坐手執麈尾侍十弟子顧凱之畫黃
伯固云聖像無鬚髯惟家廟小影爲真○行教小
影衣燕居服顏子從行孔庭纂要稱其於像最真
亦顧凱之畫也凱之去古未遠孔聖全書謂孔子
存日嘗寫小影或有所本也唐劉禹錫新州廟碑
載堯頸禹耳華冠象珮取之自鄒魯者卽此像宋
時刻石○立像吳道子筆行像米芾筆也以上諸
圖俱在聖蹟殿內

上問西偏是何處毓圻奏曰前爲金絲堂後爲啓聖公
叔梁父祠

上歛容駐望久之

附錄○宋仁宗慶曆八年孔彥輔以齊國公像尚
循舊制公卿服乞正之命九章之服仍請齊國公
與魯國太夫人同遷於殿後立廟奉安

上復南入大成殿北扉至殿前左扉南向立
召孔氏及五氏子孫有頂帶者皆入跪陛上

上諭曰至聖之德與天地日月同其高明廣大無可指
稱朕向來研求經義體思至道欲加贊頌莫能名言

特書萬世師表四字懸額殿中非云闡揚

聖教亦以垂示將來隨

命侍衛捧出卷軸展開

御書萬世師表四字羣臣歡欣踴躍同聲頌揚衍聖公

孔毓圻跪接捧安

神座前

上復命大學士明珠宣

諭曰歷代帝王致祀闕里或留金銀器皿朕今親詣行
禮務極尊崇

至聖異於前代所有曲柄黃蓋留之廟中以示朕尊

聖之意

諭畢

命以御前常用黃繖留供廟庭四時饗祀陳之五經博士孔毓埏起接恭置殿中衍聖公孔毓圻率五氏職官及陪祀聽講人等叩頭謝羣臣皆呼

萬歲

附錄○後周太祖廣順二年幸闕里留所奠祭器銀爐於廟○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遣內侍殿頭張文質齎勅賜太宗皇帝御製書五百十七軸九經書及疏釋文三史書并昨赴文宣王廟祭祀器

物金鍍銀香爐盒并香藥緋羅絹金袂黃袂等留於廟中勅曰國家尊崇師道啓迪化源瞻維鄒魯之邦是曰詩書之國尼山在望靈宇增嚴朕登岱告成回鑾欵謁期清風之益振舉禘禮以有加式資誨誘之方更盡闡揚之旨宜以所賜太宗皇帝御製御書并正義釋文及器物等并置於廟中書樓上收掌委本州長吏職官及本縣令佐等共同共檢校如有講說釋奠竝須以時出納勿令損污此勅文仍刊之於石昭示無窮○是年又降曲阜廟桓圭一

臣按自開元追謚易侯而王釋章逢而服衮冕嗣後宸章寶翰錫自內庭祭器宮懸出於天府惟名與器雖邀榮於歷代然未有如我

皇上時巡還蹕舍奠說書禮成之後

殊恩異數優渥頻煩徘徊景慕誠敬尊崇務極於無可加實前古之所未有蓋以在昔

先聖立人之極爲法於天下後世是以有

御書萬世師表之賜也素王無位而祖述憲章得其正統是以有曲柄

御蓋之賜也斯其心通默契發揮表章備物典冊裔皇

宣著誠哉有其德位作之君師而當議禮制度考文之時也而

先聖

後聖心源相接若合符節亦見於此矣猗歟盛哉

上出殿至陛上問大成殿榜衍聖公孔毓圻奏曰此榜宋徽宗御書飛白字也

上撫視盤螭石柱移時始下階至杏壇衍聖公孔毓圻

奏曰此

先聖講道之所

上覽金臣党懷英篆杏壇二字碑

上步下杏壇玩壇前石鑄龍爐毓圻奏曰此金章宗時巧工所製

附錄○宋仁宗嘉祐六年賜孔廟飛白御書殿榜併金字篆廟碑至廟日設祭奉安帝寫榜時必巾櫛而書轉運使直秘閣校理張師中進寶奎輝文歌降詔褒美孔舜亮宰鄉邑亦進詩百韻陳謝○徽宗政和四年命後苑製造御前生活所造碑御書大成殿額頒降本廟從舒州司曹事孔若谷之請也及太學辟雍先聖殿皆御書○元成宗大德六年脩廟殿七間轉角復簷重址基高一丈有奇

內外皆石柱外柱二十六皆刻龍於上神門五間轉角周圍亦皆石柱基高一丈悉用琉璃沿裏碾玉粧飾煥然超越前代○明弘治重建大成殿九間殿前盤龍石柱兩翼及後簷俱鑄花石柱○杏壇在大成殿前卽先聖教授堂之遺址漢明帝幸宅亦嘗御此命皇太子諸王說經於堂上後世嘗以爲殿○宋天聖中孔道輔監脩祖廟增廣殿庭移大殿於後講堂舊基不欲毀拆因發爲壇環植以杏○金天會七年兵徇東魯兗州堅壁而守時睿宗爲元帥帥師次城下諭以禍福戒軍士先聖

所生地不得剽奪城定命曲阜尹衡雍引詣宣聖
廟廟皆灰燼殿火猶未滅元帥乃登杏壇奠拜○
金學士党懷英承安二年立杏壇二字碑於亭內
○明隆慶三年工部請脩孔廟兗州府通判許際
可以杏壇狹小廓而新之○金開州刺史高德裔
杏壇銘曰周室下衰王綱解紐非大聖人狂瀾莫
救天挺夫子生民未有立言範世木舌金口三千
之徒義由此受我瞻遺壇實爲教首萬代護持天
長地久

上覽宋臣米芾所書檜樹贊碑及宋真宗君臣所製孔

子與七十二弟子贊

附錄○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詔曰朕乃者封巒
禪社昭列聖之洪庥崇德報功廣百王之彝制洎
言旋於闕里遂躬謁於魯堂瞻河海之姿眸容穆
若出泗水之上高風凜然舉茂典之有加期斯文
之益振由是推恩世胄併錫寵章祇事祠庭增其
奉邑復念性與天道德冠生民議茲元聖之名冀
廣嚴師之禮兼朕親爲製贊以表崇儒至於四科
鉅賢竝起五等七十達者俱增列侯仍命案察分
紀遺烈式盡褒揚之旨庶資善誘之方宜令中書

門下樞密院三司使兩制丞郎侍制閣館直館校
理分撰贊以聞。○真宗御贊云若夫檢玉岱丘廻
輿闕里緬懷於先聖躬謁於嚴祠以爲易俗化民
旣仰師於彛訓崇儒重道宜益峻於徽章增薦崇
名聿陳明祀思形容於盛德爰刻鏤於斯文贊曰
立言不朽垂教無疆昭然令德偉哉素王人倫之
表帝道之綱厥功茂實其用允臧升中旣畢盛典
載揚洪名有赫懿範彌彰。○七十二弟子贊羣臣
分撰同勒石

上前至大成門門左觀

先師手植檜

上問此樹未朽何以無枝衍聖公孔毓圻奏曰自故明
弘治十二年廟燬於火御贊殿大成門俱被焚檜
在門殿之間經火枝葉盡脫孤幹獨存今又二百
年矣不枯不榮其堅如鐵色亦如之俗呼爲鐵樹
上命侍衛入欄撫摩良久稱其神異

御製闕里古檜賦

文載第一卷

附錄○手植檜三株其二在御贊殿前高數丈餘
圍一丈四尺紋左者左紐右者右紐其一在杏壇
東南隅高五丈餘圍一丈三尺枝盤屈如虬龍世

謂之再生檜。○五十一代太常博士衍聖公孔元措記曰：貞祐二年甲戌正月，兵臨曲阜，焚我祖廟，延及三檜，幸收灰燼之餘，攜至闕下。至大甲申內省知事除開封府李世能，令工刻爲先聖容及從祀賢像，召元措瞻仰，謹再拜以識歲月云。○元三氏教授張頌銘序曰：闕里手植檜毀於甲戌之火，根或戕之，歲久無遺。後八十年，歲在癸巳，是爲至元三十年，導江張頌來爲教授。甲午春，仲東廡頽，趾巖隙間，茁焉。其芽躬徙復於故處，矢之曰：此檜日茂，則孔氏日興。明年春，翠色蔥然。又明年丙申

秩滿去，喜矢言之有徵也。銘以識之。○孔涇記曰：手植檜歷周秦漢晉幾千年，至懷帝永嘉三年己巳而枯。枯三百有九年，子孫守之，不敢有毀。至隋恭帝義寧元年丁丑復生，生五十一年於唐高宗乾封二年丁卯再枯。枯三百有七年，至宋仁宗康定元年再榮。金宣宗貞祐二年甲戌罹於兵燹，枝葉無遺。後八十載癸巳，是爲元世祖至元三十年，故根復發。至明洪武二十有二年己巳，凡九十七年，其高三丈，有奇圍四尺，紋仍左旋，與故本無異。廟中古檜殊多，惟是本異於尋常，聖人手澤蓋有

三會盛典 卷七
係於綱常名教芘覆斯文甄陶萬品咸導江張頹
之言有徵也因識之○明學士李傑弔手植檜辭
序云弘治己未歲六月十六日闕里孔廟災先聖
手植檜燬焉京師士大夫聞之罔不驚惋且曰廟
貌脩復我朝崇儒右文諒不容緩但茲檜不可復
得惜哉予考誌書手植檜枯於晉復榮於隋又枯
於唐復榮於宋元初紫陽楊奐東遊記云金貞祐
兵火焚燬無復子遺好事者或爲聖像或爲簪笏
而香氣特異是則宋時復榮之檜至是又不存矣
後八十一歲爲至元三十一年復生於故處教授

張頹爲銘以識之今所燬者卽此是也然則他日
之復生其可必也夫

臣按先師手植之檜迄今二千餘年遺根重萌枯
槎不朽左旋右紐不改其故考祖庭之紀載旣祥
異之屢書與夫蒼草叢生荆棘自闢實至誠之道
可以贊化育參天地之一端也儒生學士低徊瞻
相起敬起愛形諸詩筆匪直比於甘棠之勿剪嘉
樹之封殖而已自

聖製旣出而苞符啓秘

天文垂象而奎婁增輝紬繹聖神之幾深闡發乾坤之

幸魯盛典 卷七
靈奧宮商經緯極賦家之暉麗琢磨斧藻發道體
之英華故使螢爝因之失照抑亦朽株從此向榮
矣

幸魯盛典卷七終

幸魯盛典卷八

上出大成門問漢碑所在衍聖公孔毓圻奏曰漢碑在
奎文閣前因引

駕過唐碑亭觀唐乾封碑

上嘉賞前至奎文閣衍聖公孔毓圻奏曰此閣乃藏歷
代書籍之所

皇上頒賜之書皆謹藏其上

附錄○唐乾封元年贈泰師魯國孔宣公碑文曰
臣聞形氣肇分宗匠之塗遂廣性情已著名教之
理攸典是故雕刻爲妙物之先粉澤成真宰之用

若其聃語棄智則聖非攘臂之端莊寄齊諧則禮必因心之範雖九流爭長百家競逐而宗旨所歸典墳攸繫夫軒義已謝子姒迭微步驟殊方質文異轍及流滌起謀箕服傳詆憲章板蕩風雅淪喪然而千齡接聖崇朝可期五百見賢伐柯未遠粵唯上哲降生圯運理接化先德克造物財成教義彌綸之跡已周組織心靈範圍之功且峻利仁以濟幽顯垂訓以霑動植自嘆起臨川道窮反袂西峯琰玉幾燼蒼山東野柔桑多塵碧海屬混元再造休明一期雅頌之音復聞郊禋之禮還緝跨巢

胥之逸軌邁龍鳥之遐風瞻白雲而升介丘翼蒼螭而過沂上而令千祀之外典冊遂隆九泉之下哀榮方縟斯乃命爲罕說道不預謀豈如箕山之魂空成寂寞信陵之墓徒復經過將知龍蛇之蟄潛契於天壤聖智所遊高懸於日月言不可極其惟孔泰師乎泰師諱丘字仲尼魯國鄆人有殷之苗裔也分於宋則孔父嘉爲大司馬弗父何以國讓其弟厲公正考父佐戴武宣而受三命居於魯則有防叔伯夏叔梁紇紇生泰師若夫天命元鳥玉筐隆其濬哲瑞啓白狼瑤臺繁其錫類武王覆

夏仍遷象物之金有客在周復奏桑林之樂滋恭
喻尸臣之鼎高讓挹延吳之風令緒昌源煥乎已
遠至如象緯疑質則傳說巫咸嵩華降神而申伯
吉甫在於郊臨巨蹟鬱符中野之祥水帶丘阿遙
均返宇之慶韞乾坤之精粹陶陰陽之淑靈度九
圍十河目海口放勳文命有喻於儀型子產臯繇
微詳於具體孟孫言其將聖太宰辨其多能神關
繫表性與道合時初撰屢已訓魯鄉年未裘裳先
窺周室猶且學期上達業遵下問龍如藏史或訪
禮經碧准萇弘言詢易象曲臺相圃廣陳揖讓之

容師摯師襄屢辨興亡之極網羅六藝經緯十倫
加以思入無方情該至贖陳庭矢集懸驗遠飛季
井泉開冥占幽怪新萍泛日能對於楚賓舊骨淪
風旋訓於越使藏往知來之際微妙元通之旨不
可以龜策求不可以筮蹄得及其譽聞曲阜南宮
展師資之敬應務中都西鄰化諸侯之法冬官效
職五土得其攸宜秋令克宣兩觀展其刑政溝疏
墓道但抑季桓田歸汶陽遂陵齊景尊君卑臣之
訓自家刑國之術每惆悵於興周亦留連於韶管
然而高旻不惠彼日寢微起哀怨於王風絕歸飛

於鳴鳥是邦可化斯道欲行暖席興憂問津匪倦
俎豆嘗說空及三軍之容季孟有言不接雙難之
膳晏平推士尚或相排子西讓王終成見拒亦有
宋朝司馬喬木難休衛國匡人逆旅焚次荷蕢微
者翻嗟擊磬之心儀封細人潛明木鐸之意旣而
在斯興感用輟棲遑狂簡斐然彌嗟穿鑿旋驂舊
館掃筵闕里杏壇居寂緇林地幽知十稽微得二
承妙科斗所載方閱舊文睢鳩在篇徧詳雅什河
漢執鼓鏗鏘之響復傳宗廟衣裳升降之儀還序
博約無倦誘喻多方后稷躬耕近關廟物伯夷餒

死猶可激貪周公其人則神交於夢想管仲小器
歎微之於征伐信立德立言太上謂之不朽曰仁
與義前哲以之周旋覆簣爲山喻天階而不陟讀
易無過假日蝕以鳴謙茨嶺峒山寄言於獨善岐
情風御未涉於通莊妙臻數極作侔易簡是知縫
掖乃兼濟之途華袞非爲政之要及其愚智齊泯
椿菌如一南楚狂狷舊辨鳳衰東魯陪臣奄成麟
斃晨興負杖知命發於話言夕寐莫楹將萎傷其
湓慮崇山化谷小天下而無由殞石沉星架大梁
而何有門人議服俱纏至極之哀國史制詞永錫

三會盛典 卷八
四
愁遺之誅及埏深夏屋樹列遠方五勝迭遷六籍
無准席間初聞已舛微言入室且分造乖大義秦
人蛙沸遺燼翳然漢代龍驤挾書未剪元封有述
殘缺載陳甘露嗣蹤搜揚復起春陵受命先訪於
膠庠譙郡膺符多招於文學逮江馬南渡泉鷺北
飛鴟入環林鯨衝聖海有隋交喪中原剪覆東序
南雍鞠爲茂草六樂五禮皆從燬室欽若皇唐肇
膺明命祖武宗文之業天成地平之勲圖書因樂
推重干戈由亂集寧剗舟創浮芹藻之詩先逮戎
衣初捲羽籥之節旋興皇上以聖敬而撫璇圖文

明而膺寶曆夏啓挹其光兆姬誦讓其惟清化入
龍沙風移鯁海金丘展費瓊田薦賸潛馬飾黃芝
之封浮龜吐綠文之籀虞庠殷塾廣賓龐叟蓬嶺
石渠朋延敦誨垂衣裳而凝思虛旒續以永懷至
於大道寢微流風遂往羸譏紫色膠踐云阿劉風
白金徒遵高里黃初正始時多間然建武永平業
非盡善而廼作樂崇德殷薦之禮畢陳有孚載顛
觀下之訓齊設肆類羣望孝享之義益隆歸功三
后尊祖之誠愈切詔寰中而徵萬玉譯荒外以召
百靈一茅分茹雙鷄共羽翠華遠昇秭席虛位上

帝儲祉泰壹有暉山祇傳聲海神會氣九皇之况
榮可嗣三代之闕典還屬廼使朱鳥詳日蒼威戒
路七萃騰景八鸞鏘風過大庭以省方掩洙上而
觀藝晏居莫辨祠堂歸然見馬鬣於荒墳識槐檀
於古隧歎重泉之可作聞盛德而必祀言敷訓典
廣命杼材贈以泰師式旌幽壤改制神宇是光令
德於時皇唐之御天下四十有九載卽乾封之元
年也攝提處歲勾芒獻節兗州都督霍王元軌大
啓藩維肅承綸誥庀徒揆日疏閑薤遠接泮林之
舊壇削靈光之前殿徂徠新甫伐喬木而韻流嚶

岱吹泗濱採怪石而喧浮磬頰紫施絢黝黛飛文
杳拱重櫺春窓秋幌陰欄積霧複閣懷烟几仍度
室席遵函丈壽宮澹然眸容有穆至如襄城有訪
七聖接其駢驂汾水言遊四子冥其衡軛將謂布
衣黃屋名器則殊卷領素王感名宜一顏子侍側
似發農山之談季路承聞如興浮海之說西華束
帶尚以要賓言偃褻裘猶爲得禮避席延其不敏
捨瑟睠其幽情共列昇堂齊參睹與歲時蘋藻復
雜菖蒲平日絃歌還聞絲竹皇儲一德聿隆三善
博望邀裾肅成講義發揮銘造照贊事業而以周

幸會盛典 卷八
穆之觴王母尚勤西奔漢帝之展稷丘因書東嶽
遂迺思建隆碣上聞天辰言由國本理會冲情副
震宮之德聲命芸閣以紬頌元堂闢兮神靈優揚
教思兮兩儀配燭皇綱兮融帝載堯可履兮舜爲
佩晝而明兮夜而晦吁嗟業兮麗萬代其辭曰赫
赫上帝悠悠天造神集鴻名聖居大寶循性稱教
率性爲道政若鎔金化侔偃草爰畫先起律呂創
陳禮節天地樂和人神成期用簡業尚日新釋無
聲臭騰有彝倫水火朝變憲章時革周廟傷禾殷
墟悲麥衰艷紕雅羸荷淪曠散亂紀言支離方冊

自天生德由縱成能賓筵恪嗣銘鼎家承蹲龍運
舛振鐸冥膺闕典攸緝斯文載典廣訓三千徧于
七十歷階東會藏書西入楚將分社齊聞與邑接
輿自狂長沮空執在智伊妙惟神乃幾羊因魯觸
鳥向陳飛聃傳頌管編照書韋卜商承絢顏子參
微堯則不追昌亦遂往名教潛發心靈泛獎德配
乾坤業暉辰象麟悴遙泣山隤負仰三統昌日千
齡聖期禋宗有昊展禮崇基覲宣時邁神緘孝思
絳螭承輓翠鳳翻旗上浮龜蒙遙集鄒魯翹勤眞
蹟惆悵今古舊壁迷字荒墳翳斧綸賁宗師詔緝

靈宇虹梁野構翬翼林舒雕櫳繡栢圓井方疏沂
童浴早泮鳥鳴初俎豆蠲潔丹青藹如墨檢前蹤
莊放遺轍於昭遐訓允歸聖烈肅穆仁祠陰沉象
設隨四序以潛運懸三光而不跌秘書少監通事
舍人內供奉臣崔行功奉勅撰文奉勅直秘書行
秘書省書學博士臣孫師範書○金學士党懷英
脩廟碑記畧云廟有層閣以備皮書願得賜名揭
諸其上以觀示四方詔以奎文名之而命臣懷英
記其事○明大學士李東陽重構奎文閣賦曰闕
里宣聖廟舊有奎文閣以貯古今圖籍在大成殿

之前杏壇之南金章宗重建規制頗精國朝置衍
聖公府其屬有奎文閣典籍一人凡朝廷有事於
廟則禮迂香帛度於閣中以俟行事弘治己未廟
災而閣存工旣就緒殿廡闕麗皆加於舊按察僉
事黃君繡謂閣獨弗稱欲撤而新之衆議譁然以
爲故物不可廢黃執之益力巡撫都御史徐公源
實主之閣成高八丈有奇畧與殿等棟宇相埒金
碧交映向之譁者始翕然歸之稱全功焉東陽奉
勅祭告乃登於茲閣欲賦其事未暇也徐公旣購
書數百卷付衍聖公聞韶令典籍孫世忠守之四

方藩郡聞而致者日益富徐公使告於子曰閣不
可負也乃爲之賦令刻石立於閣中辭曰偉新廟
兮旣宮突高閣兮麗空海之右兮山之東極灝溔
兮爭龍從納沆瀣兮超鴻濛表日觀兮來天風忽
秋令兮始肅見奎星兮正中初徙倚兮欄前暫徘徊
兮戶外殿庭兮巍峩與茲閣兮相對亭碑矗兮
林立壇屋隱兮如蓋昔金元兮始構幾歲序兮更
代歎軒楹兮未燼紛瓦礫兮浮蓋及輪奐兮鼎成
藹冠裳兮咸萃覽舊蹟兮無餘撫孤根兮一檜吁
嗟乎靡麗兮娉婷彼齊雲兮落星悵望兮怔營或

籌邊兮見京夫豈若覩羹牆兮故宅誦典則兮遺
經宛蝌蚪兮孔壁恍金絲兮魯聲感春秋兮絕筆
憶詩禮兮趨庭存奇文兮籀史脫虛餒兮秦坑藉
神鬼兮呵護闕山川兮精英乃有韋編兮竹簡石
墨兮溪藤汗牛充棟兮不可以數計又奚問乎何
名幽并兮青兗渺宮牆兮在眼景行兮高山每爲
憾兮不淺金書兮玉節幸吾生兮未晚遡秋霄兮
愈沈恨夏日兮猶短仰聖道兮彌高思古風兮漸
遠閱千載兮一時曾一概兮不滿睠逸駕兮可攀
尚頽波兮在挽噫噓噓靈有地兮傑有人賢有象

三會盛典 卷八
今國有寶下有土兮上高旻軼倒景兮離塵氛博
典冊兮窮皇墳厲夕惕兮求朝聞豈徒析蟲魚兮
隱義辨豕亥兮疑真訝兩粟兮天半降青藜兮夜
分蓋方舞干羽兮七旬徧絃歌兮八垠占聚緯兮
周髀聽圓橋兮成均殆將興兮吾道庶不朽兮斯
文巍乎高哉勢不可以極茲閣之名兮竝列宿而
俱存

臣按明洪武間秘書監發下奎文閣書籍經止於
易書詩春秋禮記周禮史則資治通鑑及元史古
文左傳而外惟韓柳文視宋金元所頒九經三史

爲少其時庶事草創書版未行中書省咨送內開
元史一部別科印造未完候裝潢完備另行發付
可知也以後奎文閣重建正德十五年山東巡按
御史熊相巡撫都御史王翊相與謀廣其藏與提
學副使江湖等釀金購書以實閣記云凡若干金
市之於四方以庚辰九月至又云經書與諸子百
家稗官爾雅皆備惜二百年以來篇章殘缺而其
籍不存又按御製書惟宋有賜太宗御製御書共
五百十七軸仁宗累賜三聖御書然孝經而外多
唄誦之言及法帖飛白詩卷碁譜之類卷帙已湮

徒其目在耳至我

皇上亶聰迪哲體道性成而撰述弘博仰見

宸翰之所臨摹與

內府之所刊刻皆經史之要傳心之錄篇帙浩瀚富

有日新今四子五經

日講諸書既宣

賜廟庭

聖製降於纂修之館

御書奉於

宸翰之樓題額廟碑卷軸輝麗尚冀金匱石室之藏蘭

臺西清之本頒降自

天流光億禩不敢冒昧實所仰望云爾

上由奎文閣西偏門出閱永樂弘治碑前至同文門同文

門在奎文閣前由櫺星門入第三門也觀門右漢碑孔尚任奏曰此

碑 漢元嘉三年魯相乙瑛始置卒史碑今謂之百戶

碑

上問何為百戶碑尚任奏曰歷代優崇之典於廟庭設

官四員典籍以教習禮儀司樂以典司樂舞管勾

以經理屯田百戶以守衛林廟謂之禮樂兵農四

司衍聖公孔毓圻奏曰今典籍司樂管勾皆奉

三會盛典 卷八
朝選惟百戶止由臣劄委於典制未全伏望

皇上特恩一體選設

上命毓圻具疏上請是月

詔復設

聖廟百戶與典籍管勾司樂一體咨部

題授

吏部

題爲欽奉

上諭事據衍聖公孔毓圻奏稱孔廟設立百戶一員掌管祭器及灑掃守衛典籍一員掌管書籍及禮生

司樂一員掌管碑刻及樂舞生管勾一員掌管祭田及祭品謂之禮樂兵農四科至故明洪武年間典籍司樂管勾俱由部選其俸祿在衍聖公祭田支給而百戶止由衍聖公委用竝未達部至今相沿禮樂兵農未全誠爲缺典今現有供事之人但求職名達部而祀典有光矣奉

上諭交與吏部議奏欽此欽遵該臣等會議得查吏部

定例內衍聖公所屬應補官員照咨補授今衍聖公既稱百戶姓名達部而祀典有光等語應將現在供事百戶姓名咨送兵部註冊所給俸祿照別

官員於祭田內支給可也奉

旨依議

兵部咨爲欽奉

上諭事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衍聖公咨開將
現在供事百戶陳治世姓名咨請具

題給劄前來查孔廟百戶先經吏部會同本部覆准
將現在供事百戶姓名咨部註冊在案今衍聖公
既將現在供事百戶陳治世姓名咨部無庸具題
相應將百戶陳治世註冊給與劄付可也

附錄○漢魯相置孔子廟百石卒史碑其文曰司

徒臣雄司空臣戒稽首言魯前相瑛書言詔書崇
聖道勉六藝孔子作春秋制孝經刪述五經演易
繫辭經緯天地幽贊神明故特立廟褒成侯四時
來祠事已卽去廟有禮器無常人掌領請置百石
卒史一人典主守廟春秋饗禮財出王家錢給大
酒直須報謹問太常祠曹掾馮牟史郭元辭對故
事辟雍禮未行祠先聖師侍祠者孔子子孫太宰
太祝令各一人皆備爵太常丞監祠河南尹給牛
羊豕雞缺二字各一大司農給米祠臣愚以爲如瑛
言孔子大聖則象乾坤爲漢制作先世所尊祠用

三晉盛典 卷八
衆牲長史備爵今欲加寵子孫敬恭明祀傳于罔
極可許臣請魯相爲孔子廟置百石卒史一人掌
領禮器出王家錢給大酒直他如故事臣雄臣戒
愚慙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稽首以聞
制曰可○元嘉三年三月廿七日壬寅奏雒陽宮
元嘉三年三月丙子朔廿七日壬寅司徒雄司空
戒下魯相承書從事下當用者選其年卅古四已
上經通一藝雜試通利能奉弘先聖之禮爲宗所
歸者如詔書書到言○永興元年六月甲辰朔十
八日辛酉魯相平行長史事卞守長缺一叩頭死

罪敢言之司徒司空府壬寅詔書爲孔子廟置百
石卒史一人掌主禮器選年卅以上經通一藝雜
試通利能奉弘先聖之禮爲宗所歸者平叩頭叩
頭死罪死罪謹按文書守文學掾魯孔龢師孔憲
戶曹史孔覽等雜試龢修春秋嚴氏經通高第事
親至孝能奉先聖之禮爲宗所歸除龢補名狀如
牒平惶恐叩頭死罪死罪上司空府讚曰巍巍大
聖赫赫彌章相乙瑛字少卿平原高唐人令鮑疊
古疊字文公上黨屯留人政教稽古若重規矩乙
君察舉守宅除吏孔子十九世孫麟廉請置百石

卒史一人鮑君造作百石吏舍功垂無窮於是始
○孔門僉載云按此文蓋魯相乙瑛上書請置卒
史一人典主守廟司徒吳雄司空趙戒以聞制從
之乃在元嘉三年三月後魯相平補以孔和上書
於司空府則永興元年六月也考之范史桓帝紀
元嘉惟有二年碑云元嘉三年三月者蓋是年五
月始改永興至十月而雄戒亦罷免矣。初公府
止設掌書一人書籍音樂無專司元仁宗延祐間
孔思晦請用辟雍故事置管勾典籍司樂三人分
掌之中書集賢吏禮部胄監往復諮問數年始得

置設。元仁宗延祐七年六月十八日中書禮部
准戶部關承中書省判送戶部呈准吏禮部關龔
封衍聖公申照得至大四年省部降到廟庭登歌
樂及獻官法服竝執事樂藝人等禮服緣爲本廟
別無設立樂師就選到國子陪堂生員白惟潛充
樂師本部議得合依國子學例設司樂一員教習
生員以備春秋祭祀令司樂白惟潛於延祐六年
八月十三日公參勾當外本人合得俸給比依國
子監司樂俸例給降相應奉都堂鈞旨付蒙古必
闡赤房依例出給劄付議得先聖祖廟旣已降登

三會盛典 卷八
歌雅樂依准所擬設立司樂一員比依國子監司
樂出身又議得先聖祖廟司樂白惟潛雖是劄設
緣係教習生徒春秋祭祀人員吏部照勘參詳所
索俸給依所指國子監司樂月支俸至元鈔一十
六兩六錢六分自呈准月日爲始令濟寧路支付
覆奉都堂鈞旨依例施行除已行下濟寧路依上
施行合下照驗下襲封衍聖公府劄到奉行○至
大二年三月中書禮部承奉中書省劄付本部呈
襲封衍聖公申朝廷降到書籍數多缺人掌管選
到本學生員任性善權行掌管如蒙照依國子學

例就將見管生員任性善設充典籍通行掌管送
據吏部呈參詳如准禮部所擬相應覆奉都堂鈞
旨連送吏部依上施行奉此本部議得襲封衍聖
公申保生員任性善充廟學典籍旣已依准勾當
本人例受都省劄付給降相應具呈照詳得此除
外合下都省仰照驗依上施行○元歐陽元林廟
朔設管勾序曰晁余讀魯相置孔子廟卒史碑載
司徒臣雄司空臣戒言魯相瑛書稱孔子廟褒成
侯四時來祠事已卽去廟有禮器無常人掌領請
置百石卒史一人典守之此元嘉中事也余頃代

國子博士中春秋祀上丁中書奉上命代祀御史
二人糾儀物禮部主符戶部器皿兵部車駕工部
帟幄光祿醴齊宣徽免鹿脯脩留守燎烜薌宗正
卒徒大興尹粢盛犧牲事視古加詳禮器則常置
管勾一人司其事實與百石卒史同方是時衍聖
公言曲阜祠事倣辟雍獨器服無常職請用辟雍
故事置管勾中書集賢吏禮部胄監往復咨問數
年始決於是朝士大夫會辭薦蜀士簡君當其選
簡名實理又詩歌以送之。明洪武七年二月二
十二日禮部尚書給事御史等官於奉天門東板

房奏衍聖公合設官屬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一
員學錄一員屬官管勾一員典籍一員司樂一員
又掌書一名書寫一名奏差一名知印一名學司
一名尼山洙泗二處各設教諭一員奉旨您寫出
漢唐宋待孔氏子孫典故將來我就定奪將去本
月二十四日各官於武英殿將漢唐宋待孔氏子
孫典故進奏議得衍聖公府屬內掌書一名前元
照依六部令史月給祿米二石俸鈔一百二十五
兩典吏知印奏差共三名俱係創設屬官典籍管
勾司樂三員各給月米一石俸鈔八十兩元設孔

顏孟三氏子孫教授學錄竝洙泗尼山書院設立
教諭等四員上項教官止於贍學田內所收籽粒
養贍奉旨孔顏孟三氏教授其餘所屬官吏着衍
聖公孔希學保舉來准用月俸就於免糧田內自
行量撥

臣按卒史碑宋張稚圭據圖經定爲魏鍾繇書隸
釋考鍾繇之卒去永興七十八年圖經非也碑中
間行布空處有文二行云司徒公河南缺一字季
高司空公蜀郡成都缺一字意伯其缺文皆當是
人字也稚圭云雄與戒俱未載姓考之漢書雄乃

吳雄戒乃趙戒趙明誠金石錄云按華陽國志後
漢書注皆言趙戒字志伯而此碑乃作意伯疑其
避桓帝諱故改焉今按碑文是前相瑛實始其事
旣得請而去官後相平乃牒補孔龢是相平亦有
功於聖門者而不與乙君竝列於後遂逸其姓亦
不知其何處人爲可惜也

臣又按元嘉始置百石卒史其職掌領禮器黃初
之詔則云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石卒史以守衛
之蓋以漢之制祿秩自二千石至百石百石以下
爲斗食碑文是百石非百戶而其職則今之百戶

職也歷代復民供灑掃守衛率百戶有差卒史初
置選於孔氏子弟其後選於諸儒生弘治十一年
准於灑掃戶才德兼優者委用其職掌專司林廟
戶籍訓以武事守衛林廟司掃除啓閉收掌禮器
凡祭祀則造酒餉牲燎烜滌濯陳設省畧至期充
監宰官瘞埋毛血其服如各衛所百戶其祿與管
勾同在免糧田內支給蓋本於漢魏之百石卒史
以其管灑掃百戶之人故亦謂之百戶云我

皇上考古驗今隸其籍於司馬重其職於

朝選責以游徼于振之任禮樂兵農爛然竝列而祠

官無不備之物所以尊我夫子者百代莫與京也
已

幸魯盛典卷八終



